

夜宴

一小塊黑螞蟻布朗尼掉落在白色地磚上。

打開廚房的燈，撕一張衛生紙，對摺兩次，以指尖把布朗尼和螞蟻捏至掌心，然後緊緊握住那團衛生紙。緊緊的，不留餘地的。深夜的處刑，逃出來的總比死去的多。被捏碎的螞蟻發出濃烈的體味。逃逸的蟻群，或沿著掌心生命線爬上食指的刀傷，在深褐色的縫細上搔癢，或尋著血管的脈絡，長途跋涉至胸口突起的乳尖，尋找一絲甜。

而後蟻群奔走，整個廚房像地震一般劇烈晃動。我感到一陣戰慄，噁心。

我把碗槽裡的果皮菜渣撈起，鍋碗瓢盆中漂浮的油漬洗掉，把鹹菜乾似的抹布晾開，小心翼翼將菜刀揀起從地上揀起放好。最後，半顆氧化的蘋果啣著媽的齒印躺在碗槽底部。我必須時常提醒自己，碗槽其實深不見底，有太多碎屑太多秘密太多油膩。食指的傷因碰水而微微刺痛，傷來自前夜，我摸黑洗碗，被碗槽裡的刀割傷。血比痛還快，逸出興奮的氣味，我含住僵硬的食指，不叫喊呻吟，想起某個已經過去的男人。

想起爸曾笑說，媽會夢遊。刀子曾多次在他半夜如廁時，出現在床頭櫃上，很尖。他總懷疑房裡的時鐘。刀子是時針、分針或秒針其中之一，在他熟睡的時刻被拆下，天亮又放回去。時間的步履，就像切菜的聲音。他還說了一個不知從哪來的推理故事，凶案現場，偵探要所有的人看向時鐘，指針滴答滴答推移，唯秒針尖端垂下一滴血。

媽則辯稱，刀子拿到房間是因為爸喜歡在冷氣房裡邊吃水果邊看電視，夜深了懶得拿到樓下，殺死爸對她一點好處也沒有。況且據媽說，爸很好命，五十幾歲的人了還像青春期的男孩般容易入睡。要殺他太容易了。

把蘋果藏在垃圾桶底部，廚房總算是整理好了。隨後我扭開瓦斯，把冰箱裡的雞湯擺在爐子上，細火煮熱。一隻螞蟻從熱鍋上逃出來，另一隻螞蟻像是死了，我將螞蟻屍撈出來。想起一個幾年前的故事。

那天下午我餓著肚子回家，看見桌上有一盤炒飯，正想熱來吃卻發現一隻蟑螂從炒飯裡爬出來，同時媽走上樓來問我餓不餓，我不敢說有蟑螂，也怕我說不餓，媽會吃掉那盤蟑螂炒飯。所以我說我好餓，媽把炒飯微波加熱，端到我面前讓我填點肚子。我邊吃邊想，這肯定不是我吃的第一盤加料食物。

為我們吹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歲的蠟燭，許一個前程似錦的願望之後，家就像沾著奶油和鬆軟的蛋糕屑的空盒，悄悄被蟻群佔據。蟻群替媽清掃看不見的角落，填滿我的空缺。屋子空了，媽對於煮飯、掃地這些例行二十幾年的家事也突然間失去耐性。並且奢侈購

入一套家庭式 KTV，把樓下我的書房改成隔音包廂，白天邀退休的朋友來練唱，或者，一個人在家也能唱。半夜睡不著，她不開燈也不開音響，盯著字幕一字一句，無聲的唱。有時喝點酒，伴著幾首煽情的歌，就獨自睡在樓下的包廂。

失眠、手抖、疲倦感、怕熱多汗、頸部腫大、容易飢餓。醫生診斷，媽是甲狀腺機能亢進症候群。媽沒耐性，也怕長期吃藥會發胖，選擇開刀治療。記得開完刀那幾天，媽一直說她喉嚨好燙，在病床上劇烈翻動，我不停地替換冰敷袋裡的冰塊。想起，以前跟媽回阿嬤家，殺雞拔毛的情景也是如此慘烈。從脖子劃下一刀，用碗把雞血盛起，待雞氣絕，丟入滾水等待拔毛。媽知道我心裡覺得殺雞很殘忍，所以她總是說雞是畜生，不准我背對垂死掙扎的雞。我凝視著媽脖子上的白色繃帶，不敢轉頭，想起很多本來已經遺失的細節，關於母女的。

後來，我問媽手術痛不痛。她說，比起生你的痛，這就像被螞蟻咬一樣。

螞蟻橫行於媽的領域。廚房、KTV 包廂，甚至身體的縫細。某天早上，媽在包廂裡醒來，耳朵又癢又痛。一開始以為是耳朵發炎，爸帶她到耳鼻喉科診斷之後，才發現竟有隻螞蟻爬進耳朵裡。螞蟻果真咬了媽。醫生說，螞蟻會發出特殊的費洛蒙告知同伴，自己的位置，還好媽有來就診，否則後果難以預料。回家後，爸數落了媽好幾天，說自己上班早出晚歸很辛苦，一個家女兒不在，就快變螞蟻窩了。並且，從大賣場買了好幾罐殺蟲劑，每晚睡前在廚房及附近的角落噴灑。爸總覺得，螞蟻會趁他睡著時候大肆進攻我家。

自此，深夜的家瀰漫嗆鼻氣味。

氣味，是誘惑也是辨識。對過去那男人的記憶最深刻的也是氣味，他趴在我身上，脖子因激烈的興奮感而腫大，舔著我身體最私密的縫細，像一隻嗜甜的黑螞蟻。癢痛且麻。我盯著他，想起那些噴血的雞脖子。他奮力一吼，釋出某種混著香水和汗臭的生殖氣味。男人臥倒在自己白色，幾近透明的血泊旁。然後，螞蟻來了，包圍神秘的腺體，男人像是牠們的后。

不知是誰說過，只有氣味可以殺死人類或再造人類。

手術後，媽的失眠仍未獲得改善。伴隨失眠而來的是夜間暴食症。媽往往九點多就在電視機前睡著，十一點多醒來，打開冰箱覓食，葷素不忌。接著看深夜節目，走進專屬的 KTV 包廂，睡一會兒，凌晨時分又再次醒來。再次醒來，她轉到冷門的風水學節目，邊看邊把客廳的沙發和桌椅移成聚財的陣勢，或者把退冰的豬腳剝成小塊，加點醬油、薑蒜，就放進鍋子裡滷出陣陣香味。有時深夜拿著我的國語字典，把我搖醒，問我哪一個名字好。有時一桶冰淇淋，配一片紅燒吳郭魚頭，胡亂填肚子。媽的失眠夜，漫長且感官。

大約就是媽開始家事倦怠那幾年，媽嫌餐廳太窄，叫人來把餐桌載去丟了。另外請師傅來做一個藏在廚櫃裡的可伸縮小餐桌。在那之後，媽也不把菜從鍋子盛起來，就是一副碗筷擺著，幾個人輪流站在狹窄的廚房吃飯。少了那張笨重的桌子，我和爸媽有時一天都見不到面，只能藉由碗槽裡的碗筷來推測，有沒有人已經吃過飯。

在那之後，不曉得爸有沒有發現，媽煮的菜不是太油就是太鹹。餐桌消失以後，我們的食慾越來越差，也越來越少交談。家如同媽希望的，很寬敞，很空。

偶而有機會聚在一起吃飯，把隱藏式餐桌拉開，最先看見的是數十隻體色尚淡的小蟑螂，驚慌竄逃。沒有人敢在媽面前，把自己的噁心感說出口，爸連忙找出殺蟲劑噴了幾下，媽去拿抹布，我只好把腳上的拖鞋拿來當武器。等我們各自準備好，蟑螂們早已逃到暗處。媽開始把菜端上桌，我背著他們把碗筷重新洗一次，三個人面對面坐好，媽挾菜入碗，爸見狀也扒了幾口飯，我忽視桌子底下那隻窺視著我們的母蟑螂，若無其事的和爸媽一起用餐。

空氣中瀰漫著殺蟲劑的氣味。一列螞蟻爬進垃圾桶，又爬了出來。

過去的那個男人有嚴重的潔癖。隨身攜帶酒精棉，牽我的手之前，會把我的手也消毒。我至今仍記得酒精在我和他之間，快速揮發的冰涼觸感。那段時間，我們經常搬家。他無法與螞蟻或蟑螂共處一室，他說牠們會爬進他的夢裡，他會精神崩潰。於是，我趁他上班的時間，戴手套，把衣櫥搬開，移動彈簧床、沙發和所有可能藏匿的家具，將牠們或捏或打，直至肚破腸流。我知道，牠們會假死。用明礬水拖地消毒，經常改變家具的位置。男人問我為什麼，我說這是電視台的風水師教的。趁他熟睡的時候，開一盞夜燈，監視房間每個角落的風吹草動。一整夜，追逐著若有似無的黑影，一整夜，豎起耳朵聽見蟲卵孵化的聲音。

一整夜，媽說她被傷口癒合的聲音吵到睡不著。

手術後，媽的脖子上留下一抹粉紅色的疤。疤橫切過咽喉，媽照著鏡子跟我說，這令她想起前幾年自殺身亡的叔公。叔公十五歲就離家出走，一直到六十幾歲才又回到新竹的老家。幾十年間，兄弟各自成家，父母仙逝，老家只剩外公守著山和田。叔公不良於行，住在山裡不便，外公只得將他就近送往療養院。沒多久，就傳出叔公割頸自殺的消息。媽說她被療養院通知到現場，看到叔公的遺體，立刻就嘔了起來。媽說，叔公一定很厭世，死意堅決，才会有勇氣割開自己的脖子。

沒有人知道叔公自殺的原因。而我可以想像，山區的療養院裡，地板和窗台上爬滿多少碩大的黑螞蟻。黑螞蟻聞腥而至，沿著叔公的血脖子，慢慢爬進他的咽喉，他的腦和心

臟。牠們將慢慢掏空叔公的軀體，我們也會逐漸遺忘叔公其實回來過。

媽忘了自己以前常說要自殺。

媽尋死的原因來自爸的不斷背叛，如果不是媽跟我說，我無法想像爸那樣一個肥胖的中年男子會有另一個女人，無法想像溫和仁慈的爸也有殘忍的面貌。媽在自殺之前會先殺了爸嗎，我想起床頭櫃的刀子，不願相信那只是一個親暱的玩笑。

我和男人分手的原因很簡單。有太多人愛他，就像無法遏止的蟻群和蟑螂從四面八方爬進男人的家。而他像一塊受潮的白色方糖。

如果自殺渴望是某種基因，我想我也遺傳了來自叔公、來自媽的自殺基因。

爸說媽是夜行性動物。在缺乏光線的世界裡，獨力演化。對我來說，媽就像一隻太早完成生命任務的蛾。在失眠的深夜，KTV 包廂就像是一枚溫暖堅固的繭。媽正在退化。我看到媽縮成一球，張開嘴像在唱歌卻沒有聲音。黑色的蟻群地毯似的搜索她衰老的氣味。

湯熱了，我進廚房關掉瓦斯。看見櫥櫃上一隻螞蟻正吃掉自己的翅膀。感到一陣戰慄，噁心。

最後，靜靜坐著等待媽下樓覓食。心裡盤算著明晚，我要找張餐桌點上蠟燭，換穿新衣，為媽煮一桌菜，為她烤一塊甜死人的布朗尼。慶祝我們無數個失眠的夜晚。